

中国好文章

你不能错过的白话文

祝勇
主编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祝勇

主编

中国好文章

你不能错过的
白话文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好文章. 你不能错过的白话文 / 祝勇主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143-4376-2

I. ①中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9231号

中国好文章. 你不能错过的白话文

主 编 祝 勇
责任编辑 张 晶 曾雪梅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印 张 25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376-2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序

祝 勇

一、从遗漏开始

“五四”以来的中国散文，曾经以各种不同的选本形式反复呈现，然而，九十多年间的中国散文图像，丰富、驳杂、支离破碎、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因而无论哪一种选本，对它的陈述都无法做到完整、严格和准确，尤其当人们企图以某种先验性的知识框架对它做出规范，并对散文的规律性进行凝聚提炼时，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会从理论的缝隙中遗漏，作为个性化艺术的散文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——它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拒绝着理念的征用和支配。那些被“遗漏”的作品，嘲笑着人们业已建立的文学常识。所以，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：当我们自以为对百多年来的散文路径都了如指掌的时候，总会有被“遗漏”的部分浮出水面，挑战我们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。就像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，随着问询的深入，一些被遗漏的细节会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，如果时间允许，这种“补充”会无限地持续下去，甚至会事件的本来面目得以彻底的颠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没有一种散文选本能够真正做到“权威”和穷尽，每一种选本充其量只是无数种证词中的一种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，完成着对散文史的诠释。本书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选本的翻版，在已有的经验之上，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，它固然不能使我们看到“五四”以来中国散文的全貌，但至少可以呈现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吃惊的侧影，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，也是我自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以来，一贯秉承的编辑原则。

二、第一个“三十年”

2009年，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，我应邀在广东省文学院作过一场名为“中国散文九十年”的演讲。在那次演讲中，我将汉语白话散文史分成三个“三十年”。第一个“三十年”：1919—1949；第二个“三十年”：1949—1979；第三个“三十年”：1979—2009。将文学史附着于政治史之上，这种分期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，比如第二个“三十年”中的地下写作，如北岛、张郎郎等，与第三个“三十年”的文学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，而且，严格地说，汉语白话文运动，不是诞生于五四运动，而是至少在1915年《新青年》（《青年杂志》）创刊时就开始了。在这篇序文里，我之所以这样分期，仅仅出于言说方便而已，因为汉语白话散文分期的上限时间是模糊的，是一个渐变过程，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具有标志性。实际上，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内涵的丰富性为前提的。

“五四”时期以“白话”为目标的文学运动，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，而不是以下里巴人为主体的，所以，以“五四”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思想史，几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，是一套班子，两张招牌，这使散文史与思想史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，也造成了许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文学史的不良习惯。另一方面，知识分子说出（写下）的话，归根结底不可能是纯粹的“白话”，因此，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真正成为口语式的普罗语言，而从一开始就是“知识分子写作”——一种艺术化的书面写作，而中国现代散文，从它呱呱坠地那一天起，就带有极强的语言实践的特点。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条逻辑的线索，那么在我看来，最醒目的线索，不是它与思想史的合一，而是它的语言实践特征。

“五四”的文化革命划出了两个时代的界限，在那个以“新”命名的时代里，“新青年”们在这片虚空中建立崭新的文学理想，如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（《青年杂志》）发刊词中所说：“青年如初春，如朝日，如百卉之萌动，如利刃之新发于硎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……自觉者何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，而自视不可卑也。奋斗者何？奋其智能，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，视之若仇敌，若洪水猛兽，而不可与

为邻，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……”^①这种“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”的精神，在文学中得到深刻的贯彻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五四”时期的散文，没有不新的，所有的散文，都因其胆大妄为而成为那个时代里的“新散文”，这种“新”，不只是精神气质上的，更是艺术方法上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摆脱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缚之后，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在“五四”一代人手中得以释放。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《面包和酒》的诗中写道：

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，
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。

“五四”一代所面临的挑战，正是他们所精心打造的现代汉语散文能否承载那样一种“神的丰盈”，展现出本雅明所说的“语言的和谐”。梁启超说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张锐锋进一步阐释说：“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。这并不是说，一代人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语言性质，而是一代人总是强调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，并集中地、高频率地使用着一些语词，并将这些语词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。这些词语……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。”^②

第一个“三十年”的散文写作，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，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。在这种全新的语言信仰下，文学的创造性、文本的多义性、文体的可变性，都得以充分伸展。这一点，可以在第一卷所选的篇目中得以证明。其中，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、萧红、沈从文……他们的实践方向及其营造的语言氛围各不相同，它们的价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异性中。

在这些文本中，最值得一提的，当然是鲁迅的《野草》，第一个“三十年”的汉语散文，乃至整个20世纪汉语散文中，它占据着统领的地位，它的实践性、非规范性和稀少性，都无与伦比。我们把这样的作品称作“经典”，“经典”一词，既包含

① 陈独秀：《敬告青年》，原载《青年杂志》1卷1号，1915年9月15日。

② 张锐锋：《我们时代的语言》，原载《布老虎散文》，2006年秋之卷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6年版。

着对过去的追认，也包含了对它未来价值的肯定。《野草》篇幅短小，但它所营造的多义性和不可解性，在中国散文中是前所未有的。孙郁说，《野草》呈现了一个“黯然的、不可预测的所在，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，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，困惑与失落，复归与放逐”^①。李欧梵认为：“那些‘含糊的措词’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。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，更重要的是，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，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。”^②而在我看来，面对《野草》，没有人能够发明一个解密的公式，但每一个人又都能寻找到与己相关的内涵，接受到来自过客、求乞者，或者死火的生命信息。任何给《野草》提供标准答案的企图，都将受到鲁迅本人的否定。正是这种神秘性，使《野草》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部卓尔不群的作品。这也正是我推崇《野草》，远远超过他那些写实性的散文（如《故乡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一件小事》等）的原因。

三、第二个“三十年”

然而，开天辟地的一代，在完成庄重的奠基礼的同时，也为自己预先挖好了陷阱。旧形式被推翻之后，新形式应运而生，重新成为文学创造力的限制性因素。从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，到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，无论如何算不得上乘之作，与它们日后赢得的显赫名声风马牛不相及。翻遍民国时期的散文集，固然不乏鲁迅《野草》、瞿秋白《多余的话》、萧红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、宋之的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》这样具有鲜明的语言实践色彩的作品，却有更多的散文落入抒情、状物的俗套中，失去了文本的创造力。唐宋散文和明清小品的写作观念（比如借物抒情，或恬静闲适），借助白话散文重新找回了曾经失陷的根据地。

与第一个“三十年”相比，第二个“三十年”的散文，经历了一场猛烈的语言

① 孙郁：《读〈野草〉》，见《声音的重量》，上卷，第350页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8年版。

② [美]李欧梵：《铁屋中的呐喊》，第83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

格式化运动，作为个性载体的散文语言，业已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，用郅元宝先生的话说，叫“逻辑伤害语言”，这些“法制化的句式，平板有限，形同鸡肋”^①，规规矩矩，谨小慎微，在政治的统一号令之下，散文语言的实践性荡然无存，而散文写作，也变得无所适从。对此，我在《反阅读》一书中有过专门谈论过语言问题：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被大同所覆盖，它们包括“祖国”“人民”“江河”“大地”这类名词，以及“勤劳”“勇敢”“忠诚”这类形容词，而“恐怖”“伤感”“卑微”“无奈”这类词汇已经从我们的辞典中剔除。后者被命名为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感，它们与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方向完全相反……语言的中立地位已经被消除，它已经成为一种“价值语言”，这种经过了重新拣选、净化、组合、规划的语言，成为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意图的最可靠工具。如同一个被定好了调的乐器，无论什么人演奏，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是谁，一经使用这种语言，都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者。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定的话语框架内，不和谐音调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。所有的表述者都被置于真理的价值体系内，所有的语言都企图代表集体而不代表个人，代表必然而不代表偶然，仿佛每一位发言者都得到了历史的授权^②。

在那本书中，我还写道：对语言的改造实际是对语言的价值限定，它限制了语言自身的张力和弹性，取消了语言的多义性和多变性，使它们价值趋同，语言之间的转换价值几乎为零。青松、翠柏、高山、云海，它们的象征意义几乎相同，差不多可以相互取代。在价值语言的作用下，世界呈现出一种简单的面貌，而意识也沦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——善/恶、美/丑、黑/白^③。

取消了语言的多义性和多变性，等于取消了语言实践的可能性，也等于把文学这一生机无限的世界变成一潭死水。这也是我们在第二个“三十年”中很难与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相遇，而只能与众多的冒牌散文狭路相逢的原因。这些冒牌散文，以假大空的面貌，出现在各种报纸副刊、文学刊物，乃至学生课本上，所有的描写，都用来证明一个先验性的主题，所有的“野草”，都经过了意识形态的修剪，变得整

① 郅元宝：《在语言的地图上》，第13页，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1999年版。

② 祝勇：《反阅读》，第122、123页，台北：联合文学出版社，2008年版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23页。

齐一致。在这样的美学要求下，一篇散文和一万篇散文都是一样的，这消解了散文存在的价值，使我们在很多年后回望它们的时候，除了一片茫漠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。这是本丛书几乎没有收选这一时期散文作品的原因。

四、第三个“三十年”

于坚说：“写作就是对词的伤害和治疗。你不可能消灭一个词，但你可能治疗它，伤害它，伤害读者对它的知道。”“一个词总是来自历史的形而上中，而我们永远只能在生活的现场，在形而下中与它遭遇。”^①第三个“三十年”的文学，就是从这种近乎绝望的疗伤开始的。它最早开始于诗歌领域，开始于以北岛、舒婷、顾城等为主体的后现代诗歌运动，继而向小说和戏剧的方向蔓延。在期待的视线中，前两个“三十年”（特别是第二个“三十年”）中受到约束的散文，在第三个“三十年”，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，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势能。第一个“三十年”的健在者（如柯灵《遥寄张爱玲》、萧乾《文革杂记忆》、杨绛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、黄永玉《我的世纪大姐》）、第二个“三十年”的幸存者（如王充闾《土囊吟》、张洁《这时候你才算长大》等），与第三个“三十年”的新生者形成合流，在20世纪最后十年拥挤的时间中彼此激荡，形成和声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从对汉语的拯救开始的。

捆绑在语言上面的绳索被解开了，汉语的弹性和光泽度逐渐得以恢复，使它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语言实践的基本材料。它的定向性解除之后，它的多义性就得以伸展，就可以与迷离复杂的现实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应关系。于是，张承志《清洁的精神》、韩少功《夜行者梦语》、张炜《融入野地》、欧阳江河《纸手铐》这类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应运而生。在散文的语言实践方面，90年代后期兴起的“新散文”，无疑走得更远。这批写作者，无不具有强烈的语言实践意识，从钟鸣《旁观者》、苇岸《大地上的事情》、张锐锋《世界的形象》、于坚《棕皮手记》、庞培《五种回忆》、祝勇《旧宫殿》、南帆《叩访感觉》、周晓枫《雕花马鞍》、蒋蓝《思想档案》、洁尘《华丽转

^① 《于坚集》卷4，第244页，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版。

身》、黑陶《泥与焰》，直到钟鸣新出版的《涂鸦手记》，林林总总的“新散文”个人集，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证明。比如张锐锋笔下的黄河渡船：

木船也是美的。人类最原始的造物总是具有对自然的模拟成分。木船的外形酷似落叶，古老的造型中含有大自然的神秘激情。木船如同一段往事，既让人崇敬又让人感伤。落叶是感伤的。如果我们凝神于大自然的种种启悟，一切都会让人伤怀。正是这些木船，在黄河里行驶了几千年，使这纯属自然的黄河，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伟大生命^①。

在他的散文里，木船与树叶之间形成了某种隐秘的联系，五行中木与水的互动关系暗藏其中，使这段描述获得了无限广大的阐释空间，而这样的语言实践，在“新散文”中不胜枚举，而在前两个“三十年”的散文中是不多见的。同样的例子可以从格致的散文中找到，在《利刃的语言》中，卖瓜摊贩手中的刀，不仅仅是切割西瓜的工具，它可以随时用来戕害活人的肉体：

残留的西瓜的汁液，正从刀尖一滴一滴缓慢地滴到地上。它们是淡红色的，跟人体的血液极其相似。刀是月牙形的，刃口比刀背长出约一倍，在强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。它距我只有二十厘米，只要二分之一秒，刀就能将这段距离变成零甚至负数……我害怕了，怕这把从他的手臂的顶端长出的刀是个任性的家伙。他的大脑指挥不了刀，反而被刀所控制。刀是嗜血的，它永远乐于在柔软的不堪一击的肉体上证明自己是一把锋利的刀。刀面对石头的时候是会低头并且绕行的。但我不是石头，恰好是一堆柔软的肉。刀已看见了我，并且露出了笑容，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我移动。它可能是厌烦了那堆西瓜，厌烦了西瓜发出的嘎嘎嘎嘎清脆的哭叫声。它想换一个略有些弹性的东西。西瓜的血毕竟没有腥味，而且是令它讨厌的甜味。刀是不甘堕落的，切割西瓜实在是无奈之

① 张锐锋：《河流的终结》，第107页，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9年版。

举，一旦有机会，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。^①

买瓜者与卖瓜者，两个陌生人的面对，他们因一把刀而建立起来的对话关系，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隐喻色彩，一个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，转变成对人的生存处境的诘问。刀的语义空间，在她的文字里被充分打开了。它所带来的变化，不仅是散文文本的变化，更是我们观察世界视角的变化，是世界观的变化。尽管“新散文”写作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，但中国散文在他们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，是无法抹去的事实，从前的时代欠下的文学债务，他们都连本带利一起归还。肇始于“五四”的汉语散文语言实践，在几经迂回曲折之后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之后突然呈现出加速度成长的态势。这是本丛书第三卷所要呈现的事实。

五、迟到的抵达

尽管在他人看来，本丛书中的若干篇目，已经入选过诸多散文选本，人们耳熟能详，但我相信更多的篇目，对多数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，更不用说因篇幅所限而未能选入的作品，如钟鸣《城堡的寓言》、于坚《火车记》、南帆《枪》、张锐锋《深的红》、彭学明《娘》、周晓枫《圣诞节的零点》、格致《转身》、塞壬《悲迁》等（有些篇目已选入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）。多年以来，人们在谈论散文的时候，常常是从概念到概念，而很少有人触及文本本身，这使那些有关散文的夸夸其谈变得毫无意义，对于散文不平凡的履历，特别是当下的最新进展，他们几乎一无所知，不仅一般读者如此，甚至许多学者、文学评论家对此都一脸茫然。于是，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对于散文的诸多高论，都是以脱离散文写作的生动现实为前提的。而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，正是试图引导人们回到文本本身，触摸到散文生机无限的本体，倾听我们生命的回响。它们中许多作品，都被有意无意地从主流话语的巨大缝隙间遗漏了。

^① 格致：《利刃的语言》，原载《布老虎散文》，2003年春之卷，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3年版。

我更愿做一个拾漏者——一种真正意义上的“朝花夕拾”。这或许是一种迟到的抵达，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目的地。因为它或可使我们的目光越过散文的表层而抵达它最真实的核心，让被遮蔽和歪曲的散文回复本真。据此，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声明：一个对本书的内容缺乏了解的人，对汉语白话散文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。

至少在我看来，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散文选本。我确信这样一个事实：那些引人注目，乃至被选入中学语言课本的散文作品，绝大多数是平庸之作，而现行文化教育体制所号召的对这些样本的模仿，更是对散文创造力的巨大伤害。那些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内被漏掉的部分，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于是，本丛书便将拣选汉语白话散文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目标，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动能，环环相扣地推动着汉语白话散文在近一百年的时光里不断前行。

目 录

序 / 1

鲁 迅 (1881—1936)

希望 / 1

周作人 (1885—1967)

苦雨 / 4

胡 适 (1891—1962)

差不多先生传 / 8

林语堂 (1895—1976)

说北平 / 11

徐志摩 (1896—1931)

我所知道的康桥 / 16

郁达夫 (1896—1945)

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/ 25

朱自清 (1898—1948)

给亡妇 / 30

郑振铎 (1898—1958)

惜周作人 / 34

丰子恺 (1898—1975)

口中剿匪记 / 37

俞平伯 (1900—1990)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/ 40

沈从文 (1902—1988)

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/ 46

梁实秋 (1903—1987)

中年 / 55

林徽因 (1904—1955)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/ 58

朱 湘 (1904—1933)

胡同 / 64

巴 金 (1904—2005)

怀念萧珊 / 67

丽 尼 (1909—1968)

鹰之歌 / 78

柯 灵 (1909—2000)

遥寄张爱玲 / 81

钱锺书 (1910—1998)

论快乐 / 90

萧 红 (1911—1942)

回忆鲁迅先生 (节选) / 94

季羨林 (1911—2009)

在敦煌 / 106

张爱玲 (1920—1995)

炎樱语录 / 119

黄永玉 (1924—)

我的世纪大姐 / 122

余光中 (1928—)

鬼雨 / 131

王充闾 (1935—)

土囊吟 / 139

张 洁 (1937—)

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/ 153

董 桥 (1942—)

中年是下午茶 / 156

周 涛 (1946—)

过河 / 159

肖复兴 (1947—)

最后的海菲兹 / 162

张承志 (1948—)

旱海里的鱼 / 169

路 遥 (1949—1992)

早晨从中午开始 (节选) / 187

史铁生 (1951—2010)

我的梦想 / 194

贾平凹 (1952—)

商州又录 (节选) / 198

王小波 (1952—1997)

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/ 205

韩少功 (1953—)

夜行者梦语 / 208

朱苏进 (1953—)

最优美的最危险 / 217

陈丹青 (1953—)

笑谈大先生 / 233

王安忆 (1954—)

两个大都市 / 250

陈 村 (1954—)

弯人自述 / 254

于 坚 (1954—)

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/ 262

吴 亮 (1955—)

搭乘电车的女人 / 267

刘小枫 (1956—)

记恋冬妮娅 / 269

鲍尔吉·原野 (1958—)

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/ 279

宁 肯 (1959—)

藏歌 / 282

苇 岸 (1960—1999)

美丽的嘉荫 / 288

余 华 (1960—)

土地 / 291

张锐锋 (1960—)

船头 (节选) / 295

庞 培 (1962—)

乌篷船 / 299

刘亮程 (1962—)

先父 / 301

徐 累 (1963—)

褶折 / 310

张远山 (1963—)

告别五千年 / 317

彭 程 (1963—)

在母语中生存 / 326

凸 凹 (1963—)

游思无轨 / 330

李书磊 (1964—)

河边的爱情 / 333

李敬泽 (1964—)

小春秋 / 336

格 致 (1964—)

利刃的语言 / 343

蒋 蓝 (1965—)

指缝里的白烟 / 346